

一念見方

一念知一切法是道场，成就一切智故。
——《维摩诘经》

孟涛涛作品
云南大学出版社

一念

一念知一切法是道场，成就一切智故。
【维摩诘经】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念见方 / 孟涛涛摄. —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1

ISBN 978-7-5482-0355-1

I. ①一… II. ①孟… III. ①摄影集—中国—现代 IV. ①J4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16218号

一念见方

孟涛涛 摄

责任编辑：柴伟

书籍设计：🦅 猎鹰创想 | 书籍设计

出版发行：🦅 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昆明富新春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889mm × 1194mm 1/12

印 张：8

字 数：8千

图 片：84幅

版 次：2011年4月第1版

印 次：2011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82-0355-1

定 价：280.00元

地址：云南省昆明市翠湖北路2号云南大学英华园内（650091）

电话：（0871）5031070 / 5033244

网址：<http://www.ynup.com> E-mail: market@ynup.com

序 雷平阳

□□“载道”一直被视为一切艺术活动的正道。为了载道，人们通常不惜走入旁门左道，只要有道、能发现道、可以做道的仆人或捍卫者，不管以什么方式去做，人们都会心安理得，一副真理在握的样子。朝闻

道，夕可死，在道的面前，血肉的生命没有什么尊严，随时都可以轻抛，皆因“唯道是从”。

□□反道者众，但都是从此道反彼道，在“大道”的星空下作乱，而且时间久了，无一例外地成为同道。它们像极了克里斯多夫《恶童三部曲》中的那对孪生兄弟，可以剖开，服从于不同政体和硝烟下的生活，但又死缠在一起。我们甚至不能简单化地将其理解成“灵魂”与“肉身”的关系，要么它们就是两个分不开的孤魂野鬼，要么它们就是两个活泼泼的卡在一起的肉身。这种平行和互生，造就了历史并让历史难以安静。

□□孟涛涛的上一本摄影集《时间的痕迹 | 路边》，亦是道边之物，一看书名便知。令人欢喜的是，在那些道边之道的图片中，道是旧道，以旧道公然反对开天辟地的新道之下的世间脸谱，决绝而又愚顽。所以我觉得那个相机背后隐匿的人，是个对现世麻木了的旧人，他总是看见旧，拍摄旧，有喊魂者和送葬人的清凉与孤独。想想也蛮令人心伤，一个落伍的人，他想抓住一个世界的背影并妄图往后拖，世界让他无从下手，他便把风暴扫荡后的一个个现场，遗迹般保留下来，大道耶？雄心耶？只有天知道。

□□之后，孟氏一会儿西藏，一会儿德钦，一会儿苗族村落，风尘仆仆地拍摄着他的系列作品集《时间的痕迹 | 相信》，似乎想从一直向下堕落的土地中挖出一片一直向上升起的天空，那些信徒的日常生活、宗教仪式的神性气场和一个个附着了隐喻的景象，或被找到或向他迎面扑来。然而，当这一切反让其成为真正的信徒，眼前的一切马上改变了面貌，人们“相信”的并非他所“相信”的，人们的日常性，远远不是他设定中的天界神川，那些菩萨或神灵混迹在草边树下和田边地头，庙堂回到了自己的出发点——荒野或说大地，但偶像与众神似乎又丢失了人心造设的尊严和神圣，人鬼神混在了一起，而且难以区别，你说，这“相信”该如何确立方位和方向？

□□《时间的痕迹 | 相信》一书始终没有出来，这在我的预料之中，而且我也更愿意看见风尘仆仆的孟氏始终保持一副相信着什么的样子。有些人是活该受罪生不如死的，普罗米修斯和西西弗斯这样的人以及众多还相信这样的人的人，他们可以被放到天上或隐匿于黑暗，也可以同常人住在一个楼道，唯一不能容忍，他们没了，找不着了，被时代枪毙了，斩草除根了。然而，令我大吃一惊的是，长时间不见，这个孟氏，给我带来了这本《一念见方》，生活的羊杂碎，观念的缝纫店里的边角废料，图片王国中的魂不守舍者，而且将其精心搭配，互为延展和对照，力图找出和展示那些“无意义”和“无道”的一个个瞬间的模糊关系。这显然不是与《时间的痕迹 | 相信》那宏大叙事和史诗性结构一脉相承的产品，它们更像是意外受孕，更像是精神失控，当然也像是傻瓜摄影，每一个个体均呈现出没有人承担责任的悲剧性，生机勃勃但又了无气象。他们甚至让你觉得，这根本就不是我们的生活，这怎能是我

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怎么会如此乏味，乏味到连飞扬的尘土都没有？一本书里，你找不着一束完整的目光，见不到一个笑容，看不见一个信心百倍的动作，也难以探究镜头背后那个人他到底想传达绝望和死寂，还是想放飞贯满了郁闷的一个个气球。我试着从“苍茫的幸福”的角度去解读背影和侧影，似乎有一点收获，慢慢地又发现这些图片很难承受幸福。在魔幻现实主义大师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笔下，他童年生活的小镇，“每座宅院每一个角落都死过人，都有难以忘怀的往事。每天下午6点钟后，人就不能再在宅院里随意走动了。那真是一个恐怖而又神奇的世界。常常可以听到莫名其妙的喃喃细语。”这种场景，同样适合于孟氏的这本书：因为，当我很难从符号学、美学和社会学诸方面去体认这些图片时，我宁愿相信这些图片所呈现的角落里，游荡着一个个看不见的鬼魂。

□□“无道”之后，还有没有犀利的道？“一念知一切法是道场……”孟氏在书的封面以这样的文字作注。我信之，反正这“一念”或许就是万念，也或许什么都不是，姑且听任这世界道法自然般地缘生缘灭，自顾自地破碎。那破碎的声音，不听也罢。

雷平阳 2011年3月■昆明





















